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

尚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畫師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虞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序

平陽鐵夫詩序

顧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邴侯辭鄉飲大賓書

壽吳李邴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錢清溪墓誌銘

王千秋墓誌銘

鄭荃陽墓表

叅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金節婦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禹別傳

兵部尚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南雷文定三集卷

山陽門人戴

曾

晟 較訂

尚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袞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寘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史傳攷之則多矛盾旣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

塗暉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何以康成之註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註禹貢則引胤征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冲同事高貴鄉公冲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

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  
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  
採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  
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  
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  
半矣。自來諸儒。間指其一二破綻而疑之。其疑信相  
半也。嘉靖初。旌川梅鶯著尚書譜。一編取諸傳記之  
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  
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閣百詩寄尚  
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

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  
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偽書冒以安  
國之名則是梅賾始爲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  
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  
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  
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  
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秦誓短喪作俑於太甲  
錯解金縢而陷周公於不第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  
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瀛  
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



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

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  
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  
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  
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  
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聲·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

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立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叅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註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

數者又詭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  
賈嚮極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衆  
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  
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  
摘發傳註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  
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  
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  
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  
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  
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

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  
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  
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  
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几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寧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

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淡而紆細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眇之中翠艷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塌葺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淡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



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乎！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主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

敘禹梅之文不僅為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  
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  
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註○妄○生  
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  
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  
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  
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  
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  
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

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脾○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  
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  
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  
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槩○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  
太○息○於○斯○。○天○嶽○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  
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  
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  
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宇○孤○籟○。○務○爲○拏○歛○上○之○入○王○  
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  
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

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關先不能繼也。錢  
牧齋構憇山未刻之集。余緒不過數葉。粗厲呶呌之  
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况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  
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  
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刳心  
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  
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  
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  
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鉢心劇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韓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映爲唐。卽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亾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昆體者謂之村夫子。學

郊島者謂之字面詩。人主出奴。謠啄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曠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乎。退山。飄零鯨背。與蠶戶鯁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乎。退山詩。卽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葦

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鐘○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借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勾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

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  
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纔畢卽辨朱陸異同今  
古未分卽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  
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  
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  
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  
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人  
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  
訾吸余遇閻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詩選之謬今古  
古集出大畧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以詆虞

止者誠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  
罵。以先息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  
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

字乾維

畫一小像殉

節以後曾鯨

字波臣

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皆名

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率  
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  
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  
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  
皆出几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  
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真稱合作余甚  
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

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

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

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

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

後伍員讖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

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

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

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

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

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

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卽不肖猶有一二分

之似也。今日戶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  
于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亾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競競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啗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牴牾正史徒詒嗤笑嗟乎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

新學汝珮不荅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  
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  
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洲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  
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  
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  
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  
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訛乎余  
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妬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  
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  
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



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畧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績溪之譜。處士王甫輯之。旣而延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洲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

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序安邑馬義雲詩

已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  
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  
者晉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  
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  
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  
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  
卽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  
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  
仞肆志於遊仙空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

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  
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旬○外○卽○  
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  
學○江○西○旣○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  
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煥○  
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  
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  
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悅○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  
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艷○向○誰○  
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在○

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浚畢竟落花多。孤雁撩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惟冷艷，荒郊慘變結愁烟。風雨各天思聚散，烟霞半壑憶寒溫。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問山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淡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寧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東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  
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  
時文之壇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間。周介生倡爲古  
學。因尚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  
如易之以註疏。名爲表經。未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  
江上。陳卧子以時務崛起雲間。而艾千子以先民矩  
矱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蒙引存疑之  
說行。士皆踴躍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  
去蒙存而爲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點者。

從○而○張○皇○其○間○竊○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面○牆○之○  
士○子○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瑯○繪○註○疏○之○沾○滯○大○  
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諧○俗○構○彼○芻○靈○之○象○形○疑○  
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  
備○也○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  
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  
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并○諸○儒○  
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  
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意○有○入○而○非○刻○露○詞○  
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靡○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

先夫豈以括帷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澗。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織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于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

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  
 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  
 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  
 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  
 懼○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  
 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為  
 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為○君  
 子○吾○亦○以○為○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為○名○言○嗚  
 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淡○泥○盍○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  
 子○午○乎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畧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  
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  
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  
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  
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  
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  
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  
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  
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





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麾下從破廈門論功陞遊擊  
浙師朱君招之共事君遂來定海部伍霜寒刁斗應  
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  
至大佛頭賊伏舟山峽俟官兵半濟橫衝爲二首尾  
不能相應朱帥在圍中各船莫敢向邇君擬刃柁工  
頸上使之轉柁突入賊陣砲聲雷鉤波濤起立賊帥  
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烏雞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  
橫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不競矣事平君成功不居  
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錄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  
學於湖固奇士嘗參史閣部軍事失勢爲獄吏所困

從園中得大光明遂弃家爲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是古之學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爲非能爲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絕粒。長源定難而嬾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嘗不遇異人。終爲蟻鳶所笑耳。君雖不爲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爲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干仞諱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亦宜。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鑿鑿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馮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兢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肇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馮仰之絕無關佛法盛



衰○則○知○人○重○夫○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  
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懂○懂○瓢○笠○旅○俗○膠○加○故○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  
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跡○直○謂○  
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躡○至○牛○頭○馬○脯○以○搏○源○流○  
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  
岳○禪○師○年○十○三○卽○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叅○名○  
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  
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  
詞○漣○拂○塵○蒙○霑○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

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  
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  
文謁余余語之日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  
言無乃贅乎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脉○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

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鑿夏畦。皆  
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太和真覺。聖人去。人不  
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  
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  
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  
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秘。至謂千  
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  
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  
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脉。不絕。衣被天下  
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

大節。曰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搢定宋無逸之。纂  
修元史黃堠陳子方之自沉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  
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  
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亾施恭愍執綬  
龍馭南都之亾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  
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  
衰也先是廟學頽敗上兩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  
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卽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  
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  
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

闕里而顛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璉以經術爲  
吏治。下車卽爲此懼。廣文沈君煜方君運昌佐以精  
誠。沈君以已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  
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勅  
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  
以索力。拷礮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  
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  
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已見。慨然從  
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  
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

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奢，儒嚙嚙，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慙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  
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卽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  
卽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  
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  
十數州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  
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幅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  
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  
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  
疥駝書麓之誚弁洲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



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間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沉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獲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燬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

億○關○一○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  
下○而○屹○屹○焚○膏○倚○相○之○九○丘○八○索○子○產○之○實○沉○臺○駘  
方○之○昔○人○豈○繁○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  
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  
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  
門○牆○一○經○盼○睽○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  
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  
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  
於○用○先○儒○謂○傳○註○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  
愈○下○傳○註○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

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易茸。至於  
細民亦皆轉相模倣。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  
幪蔽聰明。而先王之六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  
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  
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  
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  
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  
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驚惶鄉飲酒朝廷  
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  
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  
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一善狀如義者充  
賦則未免失其人矣義豈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  
誤老公祖知人之明哉義蒙 聖天子特旨召入史  
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義時  
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  
亦奉 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

勞而不往。名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義幼而伶仃。先忠端身。殉社稷。義旣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廢蓼莪之詩。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悅。義秋間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鍾潦倒。行止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精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

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  
者半處者半義幼壯不能孝弟耆耄而又違禮應命  
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俟揚解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  
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  
命使義得修身俟死此卽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真不讓於李文公矣。義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哀歎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說。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強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末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尚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義之不才。老公祖欲豁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

跟無論顛倒衣裳即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  
 梗祝咽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義得遂  
 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舍己從  
 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  
 李公斷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義得免於疑論  
 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常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  
 宦之情老忘榮願之戒義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  
 子寧不衰之邪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鑒寬  
 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攔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奧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銳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黃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脫者近山村落鳳亭雙雁通得之間當晝蔽戶不敢輕出樵採路絕居民釀金設醮毫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宜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嘗爲虎所害廼設檻捕之

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子遂命郡吏拏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寧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動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董子耳文惠尚爲之復仇况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恒情老父母

必不出於此也。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兼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絀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禦以燒炮則絀，弟嘗訪問獵夫，有陸奇者，自言用烏鎗六人，鏡又四人，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踪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戶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由家自然給食勒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居民無慮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內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

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申、文、協、鎮、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此、則、老、父、母、之、政、治、與、呂、黎、文、惠、而、爲、三、矣、